

陸放翁全集

渭南文集

冊九





渭南文集目錄
卷第十四

容齋燕集詩序

京口唱和序

送關漕詩序

雲安集序

送范西叔序

東樓集序

范待制詩集序

持老語錄序

師伯渾文集序

晁伯咎詩集序

長短句序

徐大用樂府序

呂居仁集序

佛照禪師語錄序

趙祕閣文集序

方德亨詩集序

會稽志序

會稽志

臨海縣志

呂氏志

吳越志

臨海縣志

臨海縣志

臨海縣志

臨海縣志

臨海縣志

卷之十四

臨海縣志

渭南文集卷第十四

容齋燕集詩序

廉宣仲葺其燕居之室曰容齋旣成置酒落之舉觴屬客曰吾聞東郭順子之爲人人貌而天清而容物吾雖不能而竊慕焉諸君以爲何如或曰方公盛壯時以郡文學高第入爲博士公卿盡傾名流彥士執贄求見者肩摩而袂屬車騎雍容行者趨避議論英發聞者傾聽傲色不至於目嫚言不接於耳方是時容物固無甚難也及轉徙江湖白首下吏舍於邸者爭席遇於途者相誰何則公之容固難矣至於罹口語絀吏議少年之喜謗前輩者鬨然成市公猶容之則豈不甚難哉敢問所以能此者何也宣仲笑曰是亦有道焉可容者吾以其情容之不可容者吾以其人容之故吾遇客而驩然遇酒而醺然遇怒罵姍侮如風葉之過吾前候蟲之鳴吾旁也子欲聞其說乎

方子之飲酒也俳諧者箕倨角觚者裸裎子何以不
怒豈不以其爲此者非慢耶此吾所謂以其情容之
也世有服讒蒐慝習於爲惡勇於爲不義者誠若可
疾矣吾則徐思之曰彼君子邪固不至此彼小人邪
此固小人之常而吾以動心則去彼亦無幾何耳此
又吾所謂以其人容之也二者可容何所不容而子
獨何怪於是坐客媿且歎曰吾儕誠小人哉某在衆
人中尤號褊率蓋屢歎也酒酣客皆賦詩而屬某爲
敘旣不得辭則因以識其媿將覽觀之以自儆焉

京口唱和序

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壬申許昌韓無咎以新番陽守
來省太夫人於潤方是時予爲通判郡事與無咎別
蓋逾年矣相與道舊故問朋遊覽觀江山舉酒相屬
甚樂明年改元乾道正月辛亥無咎以考功郎徵念
別有日乃益相與遊遊之日未嘗不更相和答道羣
居之樂致離闊之思念人事之無常悼吾生之不留

又丁寧相戒以窮達死生毋相忘之意其詞多宛轉深切讀之動人嗚呼風俗日壞朋友道缺士之相與如吾二人者亦鮮矣凡與無咎相從者六十日而歌詩合三十篇然此特其略也或至於酒酣耳熱落筆如風雨好事者從旁掣去他日或流傳樂府或見於僧窗驛壁恍然不復省識者蓋又不可計也潤當淮江之衝予老益厭事思自放於山巔水涯與世相忘而無咎又方用於朝其勢未能遽合則今日之樂豈不甚可貴哉予文雖不足與無咎並傳要不當以此廢而不錄也二月庚辰笠澤陸某務觀序

送關漕詩序

李固杜喬臧洪之死士以同死爲榮范文正之貶士以不同貶爲恥今著作之免歸也御史以風聞言之天子以無心聽之與前事固大異而坐客賦詩或危之何也風俗異也某旣列名衆詩之次又承命作序二罪當併按矣乾道六年十二月七日笠澤陸某序

雲安集序

一珍做宋版印

濟南治歷城漢故縣也帶灤水而表歷山其山川雜見於春秋孟子史記諸書舜之遺迹蓋至於今可考士生其間多通儒名卿秀傑之士而以筆墨馳騫相高往往多清麗雄放警絕之詞與山川稱若今夔府連帥王公是已公自少時寓祕閣直晚由尚書郎長三院御史出牧於夔實督硤中十五郡資忠厚故政令簡心樂易故民夷親乃因暇日登臨矚望徘徊太息弔丞相之遺祠想拾遺之高風醉墨淋漓放肆縱橫實爲一代傑作顧夔雖號大府而荒絕瘴癘戶口寡少曾不敵中州一下郡如某輩又以憂患留落九死之餘才盡志衰欲強追逐公後而不可得向使公當承平時爲并爲雍爲鎮爲定盡得四方賢士大夫以爲賓客相與覽其河關之勝以騁筆力則公衆作森列豈特此而已哉雖然是猶未也必極公之文弦歌而薦郊廟典冊而施朝廷然後曰宜今乃猶嘯詠

於荒山野水之濱追前世放逐羈旅之士而與之友
雖小夫下吏或幸得之於虐是可歎歎公以乾道七
年八月移牧永嘉行有日奉節令右從政郎普慈安
高哀公在郡文章若干篇爲雲安集且屬通判州事
左承議郎山陰陸某爲序十月二十六日序

送范西叔序

乾道壬辰二月予道益昌始識范東叔後月餘遂與
東叔兄西叔爲僚於宣威幕府又三月西叔以樞密
使薦趣召詣行在所二君皆中書侍郎榮公孫也昔
榮公對制策於治平爭詔獄於熙寧論河事邊事刑
名赦令於元祐雖用舍或小異而要皆不合故用不
極其材以沒沒又列黨籍其門戶爲世排詆諱惡者
幾四十年又四十年而西叔兄弟始復奮發爲蜀知
名士世之論盛衰者謂人衆勝天天定亦勝人予獨
鄙此說夫盛衰皆天也人何與焉天將禍人之國則
小人得志而君子廢其將福之也則君子見用而小

人絀國有禍福而君子無屈伸彼區區者乃誠謂天
與人以衆寡疾徐爲勝負豈不可悲也哉九月丁丑
西叔始東下同舍相與臨漾水置酒賦詩而屬予爲
序夫吾曹之望於西叔所以繼榮公者豈獨爵位隆
赫文辭行中朝而已哉雖然予與西叔皆黨籍家也
旣以勵西叔亦以自勵且勵吾東叔云

東樓集序

余少讀地志至蜀漢巴夔輒悵然有遊歷山川攬觀
風俗之志私竊自怪以爲異時或至其地以償素心
未可知也歲庚寅始泝硤至巴中聞竹枝之歌後再
歲北遊山南憑高望鄠萬年諸山思一醉曲江漢陂
之間其勢無繇往往悲歌流涕又一歲客成都唐安
又東至於漢嘉然後知昔者之感蓋非適然也到漢
嘉四十日以檄得還成都因索在笥得古律三十首
欲出則不敢欲棄則不忍迺敘藏之乾道九年六月
二十一日山陰陸某務觀序

范待制詩集序

石湖居士范公待制敷文閣來帥成都兼制置成都
潼川利夔四道成都地大人衆事已十倍他鎮而四
道大抵皆帶蠻夷且北控秦隴所以臨制捍防一失
其宜皆足致變故於呼吸顧盼之間以是幕府率窮
日夜力理文書應期會而故時巨公大人亦或不得
少休及公之至也定規模信命令弛利惠農選將治
兵未數月聲震四境歲復大登幕府益無事公時從
其屬及四方之賓客飲酒賦詩公素以詩名一代故
落紙墨未及燥士女萬人已更傳誦被之樂府弦歌
或題寫素屏團扇更相贈遺蓋自蜀置帥守以來未
有也或曰公之自桂林入蜀也舟車鞍馬之間有詩
百餘篇號西征小集尤雋偉蜀人未有見者盍請於
公以傳屢請而公不可彌年乃僅得之於是相與刻
之而屬某爲序淳熙三年上巳日朝奉郎成都府路
安撫司參議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參議官山陰陸某

序

持老語錄序

持禪師明州鄞人世爲士一旦棄髮鬚學佛得法於白牛卿初住餘姚法性數年忽謝去越牧欲以雍熙邀致疑不就試一問之師欣然曰願卽得檄牧大喜師懷負包笠卽日徒步入院秉節如金石說法如雷霆雖從之遊者不過四五十輩而名震吳越盡交一世名卿賢大夫予先君會稽公知之最深予時甫數歲侍先君旁無旬月不見師至今想其抵掌笑語瞭然在目前夷粹真率真山林間人也後又徙居雪竇護聖二山年德益高如徑山杲公輩皆以丈人行尊事之其滅也談笑如平時蓋以真率爲佛事者邪得法弟子子詢行光如寂廣懃或出世說法或遁迹衆中皆不幸早逝去而法揚用璋獨在揚於是亦住護聖巋然爲叢林耆宿璋老且病猶自力刻師語錄且合辭屬予爲序師可謂有子矣予以先君故不敢辭

淳熙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山陰陸某序

師伯渾文集序

乾道癸巳予自成都適犍爲識隱士師伯渾於眉山
一見知其天下偉人予旣行伯渾餞予於青衣江上
酒酣浩歌聲搖江山水鳥皆驚起伯渾飲至斗許予
素不善飲亦不覺大醉夜且半舟始發去至平羌酒
解得大軸於舟中則伯渾醉書紙窮墨燥如春龍奮
蟄奇鬼搏人何其壯也後四年伯渾得疾不起子懷
祖集伯渾文章移書走八千里乞余爲序嗚呼伯渾
自少時名震秦蜀東被吳楚一時高流皆尊慕之願
與交方宣撫使臨邊圖復中原制置使并護梁益兵
民皆巨公大人聞伯渾名將聞於朝而卒爲忌者所
沮夫伯渾旣決不肯仕卽無沮者不過有司歲時奉
粟帛牛酒勞問極則如孔叟徐復輩賜散人號書其
事於史而已於伯渾何失得而忌已如此鄉使伯渾
出而事君爲卿爲公則忌者當益衆排擊沮撓當不

遺力徙比景輪左挾殆未可知安得如在眉山躬耕
婦織放意山水優游以終天年邪則伯渾不遇未見
可憾或曰伯渾之才氣空海內無與比其文章英發
鉅麗歌之清廟刻之彝器然後爲稱今一不得施顧
退而爲山巔水涯娛憂紆悲之言豈不可憾哉予曰
是則有命識者爲時惜不爲伯渾歎也淳熙某月某

日山陰陸某序

晁伯咎詩集序

傳密居士東里晁公伯咎詩四百六十有一篇其孫
教授君百談集爲四卷以授予請序卷首伯咎少以
文學稱自其諸父景迂具茨先生皆歎譽之諸公貴
人亦往往聞其名顧黨家不敢取靖康之元黨禁解
伯咎召爲開封掾且顯用矣阻兵不能造朝比乘輿
過江中原方兵連不解士大夫多以甲兵錢穀進故
家名流乃見謂不切事機伯咎落江湖者數年久之
雖起乘傳嶺海復坐微文斥卒棄不用以死而伯咎

傲睨憂患不少動心方扁舟往來吳松嘯歌飲酒益
放於詩其名章秀句傳之士大夫皆以爲有承平臺
閣之風蓋晁氏自文元公以大手筆用於祥符天禧
間方吾宋極盛時封泰山禮百神歌頌德業冶金伐
石極文章翰墨之用汪洋渟瀆五世百餘年文獻相
望以及建炎紹興公獨殿其後又少時所交皆中州
名勝講習磨礱之益深矣是豈婁書生聞見局陋者
敢望其涯哉伯咎學問贍博胸中恢疎勇於爲義視
死生禍福無如也至他文亦皆豪奇不獨其詩可貴
尚力求而盡傳之伯咎諱公邁仕至某官淳熙七年
十一月十七日山陰陸某序

長短句序

雅正之樂微乃有鄭衛之音鄭衛雖變然琴瑟笙磬
猶在也及變而爲燕之筑秦之缶胡部之琵琶箏篪
則又鄭衛之變矣風雅頌之後爲騷爲賦爲曲爲引
爲行爲謠爲歌千餘年後乃有倚聲製辭起於唐之

季世則其變愈薄可勝歎哉予少時汨於世俗頗有所爲晚而悔之然漁歌菱唱猶不能止今絕筆已數年念舊作終不可捨因書其首以識吾過淳熙己酉炊熟日放翁自序

徐大用樂府序

古樂府有東武吟鮑明遠輩所作皆名千載蓋其山川氣俗有以感發人意故騷人墨客得以馳騁上下與荊州邯鄲巴東三峽之類森然竝傳至於今不泯也吾友徐大用家本東武呼吸食飲於邦淇之津蓋有以相其軼思者故自少時文辭雄於東州比南歸以政事議論顯聞薦紳顧不肯輕出其文以沽世取富貴三十年猶屈治中別駕澹然莫測涯涘獨於悲懽離合郊亭水驛鞍馬舟楫間時出樂府辭贍蔚頓挫識者貴焉或取其數百篇將傳於世大用復不可曰必放翁以爲可傳則幾矣不然姑止予聞而歎曰溫飛卿作南鄉九闋高勝不減夢得竹枝訖今無深

賞音者予其敢自謂知君哉獨感東武山川旣墮胡塵中而大用之才久伏不耀故爲之一言紹熙五年三月庚寅笠澤陸某務觀序

呂居仁集序

天下大川莫如河江其源皆來自蠻夷荒忽遼絕之域累數萬里而後至中國以注於海今禹之遺書所謂岷積石者特記禹治水之迹耳非其源果止於是也故爾雅謂河出崑崙虛而傳記又謂河上通天漢某至蜀窮江源則自蜀岷山以西皆岷山也地斷壤絕不復可窮河江之源豈易知哉古之學者蓋亦若是惟其上探處義唐虞以來有源有委不以遠絕不以難止故能卓然布之天下後世而無媿凡古之言者皆莫不然自漢以下雖不能如三代盛時亦庶幾焉宋興諸儒相望有出漢唐之上者迨建炎紹興間承喪亂之餘學術文辭猶不愧前輩如故紫微舍人東萊呂公者又其傑出者也公自少時旣承家學心